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六目錄

朱曰藩

烏程令

與劉坦翁書

李攀龍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子與名守行長興人

答董學士用均書

用均潯陽字

與徐子與書三首

孫樓

郡司理

請一菴唐先生主鄉塾啓

藝文補

卷三十六

目次

署篆德清祭北虞邵先生文

北虞名圭潔

盧舜治

烏程人

與山鄰王叟書

陸光祖

復許敬菴書

長生鹿銘

在法華寺

張居正

贈霽翁尊師吳先生督學山東序

霽篆名維嶽孝豐人

奉霽寰先生書二首

王世貞

史記評林序

為凌稚隆震孫

徐天目先生集序

子與

萬姓統譜序

節文○為凌迪知震孫

凌玄旻赫蹠書序

玄旻名湛初迪知子

贈別汪惟一序

感其報徐子與

賀大司空印川潘公治河功成序

印川名季馴烏程人

羔羊居士飲中八仙歌跋

羔羊居士寓公王升別號

仙奕圖跋

辨子昂與史彌遠生不相及

顏魯公書竹山潘氏堂聯句跋

在吳興書

題僧梵隆畫十六大阿羅漢巷

梵隆見前

題梵隆羅漢

再題梵隆羅漢巷

題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跋

書趙松雪集後

趙松雪墨蹟跋

書趙松雪手書十五首後

趙吳興管夫人仲穆三札跋

趙吳興詩蹟跋二首

書趙吳興真草千文後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跋

黃鶴山樵雲林小隱圖跋

見前

王叔明寓于杭故稱黃鶴山樵雲林爲崔彥微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題聚芳亭卷後

見前

凌中丞書金剛經後

中丞名晏如歸安人震之祖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跋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跋送徐長谷詩後

長谷在獻忠

跋蔡侍郎詩

子下

跋吳峻伯詩

峻伯名維嶽

與徐子與書十四首

與吳峻伯書

與董宗伯書三首

答濟大司寇書

祭慎子正侍御文

子正名蒙歸安人

汪道昆

青蘿館詩集序

徐子與

趙文敏佛母圖跋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與劉坦翁書

朱曰藩

日藩別公數十年昨獲造真廬覲睟顏聆教盡日稍慰  
積仰坦林弁整臥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盡也藩  
常讀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棲志每疑古人過  
於標致未必如此乃冷信其有也夕陽出山留連溪上  
公不忍別日藩不忍發荆袂之後因成絕句一首夕陽

野艇語從容。藍輿歸途田蜀紅。小弁山前津吏報。五林  
昨夜相舟東。題曰引南坦。丈人後作葢。紀茲遇云爾。繪  
縠之汁欲。勉強奉教中。夜引枕。竟不能就。大抵達人曠  
世之度。超於埃壘之表。應酬伎倆。自不容投。必得陶韋  
之輩。情來氣來。蕭灑數言。始與茲樸。相映帶也。如何如  
何。比者嘉禾水涸。官舟皆取道湖泚。曰落疲於應接。痰  
火大作。早起復冒風寒。嗽不止。遂臥病。邑齋暫謝人事。  
遙夜獨坐。童僕靜默。驚風攬樹。寒霰集庭。頤景徘徊。不  
覺鬢涕。身立湖南。家在工北。七十老人。獨對堂上。孤譚

遠道夙寡終鮮之助兼之湖田失歲里閭蕭條雖朝夕足謀而緩急誰恃文勝厚衣安仁嘗膳人之情也到官以來五十餘日氣變如此而起居不聞公謂曰藩何如其爲情哉曰藩不肖籍父祖餘茆兩執郡縣之役雖無卓異可紀率克守官箴不誣考課少年之日習於見聞嘗念異時倘叨一命亦庶幾無忝前修固不敢視爲徒勞妄自菲薄奈何植業不勤致身已晚始願雖獲於事主卽境又苦於違親昔楊朱臨路而長號墨翟睹絲而獻歎良有以也重念先人平日雅好構書家藏殆數千

卷皆手自校讐識以印記藏之邦上別業嘗指示曰藩  
曰我平生辛苦有此汝能繼我之志否曰藩時尚少也  
自省事來卽感先人斯語閉門不出出其書偏觀之臥  
以薦寤食以當飴偶至會心處輒欣然永日矢以自終  
二十年來習氣遂成甚至田園日蕪慶吊都絕亦不暇  
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藩如此憐其愚而爲教  
甚頓曰藩自揣人品卑劣不克負荷嘗譴之曰君素羞  
貧子說金無乃以黃葉止啼耶若曰藩意則不然必欲  
辛勤如程子所謂迤邐直至十三級以求其輪不敢對

塔而說也古人云吾何信信乎我而已孤明歷歷天不可欺使我中無所得徒受人寄載黨同伐異曰藩死不願爲之也初心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初至承前百冗交集自朝至夕卒卒無須臾之間異時微尚抹殺盡矣前偶作家書滑然之潛誤作泐字竟不知塗註友人強題芙蓉障子譌用竹間水際之語蓋牡丹事檢史記敘白圭債殖偶探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無芬華遂目白圭嗇於居積如此精神荒耗殆類健忘自來臨文不如此之謬揆厥本原寔由驟去鄉土所思

隔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心馳神往耳嗟乎嗟乎生今之時古道難矣相刃相靡行盡如馳回思二十年僂俛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君子之教雖不敢苟同蘄無負於歲晏者朝歌絆足之嫌中散頓纓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於錢穀丹鉛之力銷於簿領亦非曰藩多病之所堪也蓋乘田委吏必達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民王家碩望鎮岩廊清節肅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欲丐一言以爲終身旌鏡叩首而不可得曰藩何幸

山公謂稽紹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此所以不容不容于我公在公之誼亦不容不爲之思而忘其賈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臨書不勝悚慄

送汝南大守徐子與序

李攀龍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卽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

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  
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摘藻如春  
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粗悟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  
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  
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  
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  
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參議閩中身在圍城  
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  
不能置卽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



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恣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悻悻無辯吏緣爲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不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

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

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

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

竊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之則彼因以賣重若

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

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

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爲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

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

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  
而止因坐以二子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  
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卽經術亡益安用從獄  
中受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二  
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  
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  
策凋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旣無是  
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余  
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

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卽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  
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  
爾條對失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  
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卽無  
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旣上計子與與  
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  
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讞三日致飲曰太守何  
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  
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

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答董學士用均書

李鴻龍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卽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  
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  
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  
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  
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  
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文章司馬子長  
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

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捭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卽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爲愛某也頃當滛潦爲沴自京畿千里葶幣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旣無莊助吾丘壽

王嘗爲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卽其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揀荒而某拮据爲甚官無蓋藏仰給鄰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與徐子與書

于麟與子與往還書甚多不能備錄存其三

李攀龍

以不佞觀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其

枝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以隨之今不出彼將謂我何  
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卽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  
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爲裁焉日再奉諭圖所起居未就  
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庶幾無疾病卽如明卿已事浮沉  
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爲卽何得使不佞望見顏色如  
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佳集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  
代不佞賴焉卽元美所以斟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  
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



地何以更竢精思蓋詩之難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其  
境地矣精思安在哉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七  
劑相載聲聞百里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  
此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爲  
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  
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爲敘揄揚明德  
庶幾稱效將視元美明卿橐鞬中原聯志不淺不然今  
集故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  
雄窺人尚爲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

一讀丙寅稿不勝踊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苦  
實謂子與必至無疑耳

異日者携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頭  
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燭使  
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恍惚拊髀  
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別不  
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爲五子者爲使君非直爲使  
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戀可知踰日乘  
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息諸寺試嘗名理

歸臥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粥自愛五尺一童子  
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  
海濱遺戮蓼莪馮之二孤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  
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采  
卞慮數十不佞狂僭間易片語勿罪

請一菴唐先生主鄉塾啟

孫樓

蓋聞成周造士肇于鄉論之公聖王作人預于蒙養之  
正故大學必基于小學而後知實賴乎先知茲兩浙爲  
首善之名藩而群公思端本之善治謹庠序申禮義教

雖飭于黌宮群子弟聯師儒化當先于族黨以故訪鄉  
議于藍田之呂續院制于紫陽之朱定爲易簡之規用  
成畫一之治顧欲斯文之興起必仰大儒之主盟幸此  
巨邦生我名世恭惟老先生行高百代名塞兩間塵軒  
冕而不緇甘衡門以逮老上承列聖之心鑰無有秘而  
不開下闢多士之道關必由斯而後入以木鐘臺爲居  
身之安宅以討真心爲入德之正門是可以占吾道之  
已南尤足以證此學之左券也某等薄陳束帛之招用  
伸十端之敬導迎高駕表率群材伏望升堂振鐸紹胡

安定之遺風據座橫經陋鄭康成之小技一特造就于  
載儀刑其等無任祈懇之至

署篆德清祭北虞邵先生文

孫樓

繫先生之振鐸兮據臬比于茲堂執經紛其座右兮子  
衿翼其兩行羅餘不而胥誨兮復朋來乎選方詎圖程  
其詞藝兮抑繕性于柔剛曩安定之造士兮並蘇湖而  
遺芳茲蘇士而湖宦兮軼千古而相頑嗟哲人之其萎  
今多士渙而奭傷雖樂聚之無幾兮乃耿訓其琅琅後  
先生蓋數襍兮忝縮綬于此邦聆徽音之匪遐兮恍羈

魂其徬徨屆廟祀之繹日今龜食墨而惟良爰采吳羗  
之莘兮汲月泉以爲漿奠類宮之後寢兮儼神降其冠  
裳魂則無不之兮又曷眷于故鄉念函丈之日侍兮儵  
相睽乎七霜百其身而莫贖兮感實涕于存亡嗚呼尚  
饗

與山隣王叟書

盧外治

余數月居城市不出戶庭惟俯首讀黃庭經與老氏之  
書遂以終日竟不知郭外山青林中巖長借玉步荷枝  
操瓢一往來也道場山麓乃吾廬三徑耳時布穀迎村

春雨滿犁牧豎子牽黃犢數群吹笛上下山坳無恙乎  
長湖一區盪漾雲天扁舟斗笠引一二漁父投餌於蓼  
花蘆絮之灘白鷗翠羽兩兩而是今無恙乎前岡之上  
萬枝竹林樓刹掩映其中敲古磬坐蒲團有懶殘大顛  
僧掛衲於逃禪悟空之室無恙乎躡板橋綠灣悠哉茅  
屋數間挿槿以爲籬昔有酒家壚在也今亦無恙乎卽  
且暮間塵鞅稍息風雨不爲讐便當携二三物外之友  
挑一百杖頭之錢長往於山中或臥黃犢之坡或上漁  
父憑舟或訪僧廬或呼酒人與山靈一傾倒必不甘久

久繫楚囚於城市也至叟其扶筇俟之

復許敬菴書

陸光祖

頃者所引汲長孺趙克國謂三代而下無幾人執事之  
論可謂高視千古此言一出足起流俗委靡之弊幸甚  
幸甚充國之師伯仲伊呂後世惟諸葛孔明羊叔子似  
之長孺之學有源其道不威而重其政不煩而理漢武  
帝所謂社稷之臣是也來書云長孺立朝猶獨有遺憾  
僕未暇覆閱史傳不知執事所指何事無亦以其有積  
薪之說又不樂外補乎古人於其意所不安無復矯飾



且當時君臣之際有懷必吐若家人父子然今世則朋  
友之間此道絕矣是未足以短汲公也嘗謂漢世人材  
視古最近唐宋以來漸愈不及以想像論議日入於精  
微而朴厚反躬之道益衰也譬之花卉漢猶含蕋歛蔞  
之時宋以降則爛熳蘭珊之後也知此則知本末質文  
之辯矣宋人以道學自名往往藐視前哲所謂挾天子  
以令諸侯卒之枝葉盛而寔用虧其病至今莫救也今  
之時又益甚矣高談性命妄意孔顏而退考其素有反  
不若鄉里小人涇涇自好其殆孟氏所譏行不掩言者

耶執事素隆寔學又居黜陟進退之司悼時憫俗障狂  
瀾而挽頽風非執事其孰望之來教又諭僕完養待用  
執事之愛僕厚矣僕豈敢欺執事哉僕自少而有字內  
之志每聞四方有事至爲廢食今雖身在林巖豈能一  
日而忘世乎然人性情識器各有所宜縱使夔龍巢許  
易地而爲之則兩無成矣况僕試用不效自知甚明若  
復苟覲異時進用則無耻不量之尤者雖執事亦當弃  
而絕之僕誠愚闇萬萬知其不可近荅胡小渠王貞菴  
書執事從二君取觀鄙懷可畧見也諸惟爲道加愛不

盡言

長生鹿銘

陸光祖

長生鹿送法華寺用心猥養繫銘于角銘曰  
野性難馴吾弗狝爾形空山多獍爾無戕爾生

贈霽翁尊師吳先生督學山東序 張居正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戴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  
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較閱蓋中試者總二十有二  
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  
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則見其行議卓犖有瑰璋

鴻廓之觀蓋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  
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以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卽所振  
起當不啻吾曾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  
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  
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  
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行矣夫樂之於馬也不擇  
駑良然得騏驥馱裹則其御愈精倅之於材也不較枉  
直然得鞭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  
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

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  
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  
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所閱者不越篇  
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  
今世學者舍菁咀華選詞吐艷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  
則或行業齟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  
之學者辯於口耶夫嫫質而嬌飾則視者眩華纈而葆  
石則賈者嗤故窾言者棄德之寶也緝采者彫朽之飾  
也攘竊者剽文之宄也挹波者塞源之簣也士有此四

者卽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行趣舍  
滑觀不可以識真其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  
端習哉異日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也才卿曰此  
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之矣

奉霽寰先生書二首

張居正

拜啟瑤函翰諭盈楮寵以同心之言欣以述作之軌皆  
非愚昧之所敢承也竊嘗以爲文章之事能使枯幹發  
榮澗澤生流宣天人之溷鬱嘘造化之靈籟故哲夫備  
犯莫不好焉然自嬴漢以來觚翰之士殫思畢力欲有

施於世者何可勝道樹幟登壇數家而已何則才爲而  
圖大則蹉跎而不前此慳於天者也掇華而寡識則本  
樛而易萎此嗇於養者也才贍矣養充矣或身涉世網  
機務嬰懷則神疲於鞅掌慮散於紛紜此沉於俗者也  
持斯三物以方昔賢千年一人猶爲臆膊耳仰惟吾師  
偶才天啟厚養內充然又托跡簪紱結慮煙霞處和養  
恬在囂恒寂則此三者實兼之矣比讀偉製大篇詞工  
意贍固無容喙乃其屬意指切類皆有超世越俗之見  
自愧淺薄徒望洋向若無能仰窺其萬一又敢妄意作

者之事乎乃若岩間泉畔選杖隨輪追沂水之清塵挹  
輞川之逸躅肩瓢載笠蒸栗煮茗時以隻彈偏響叅之  
韶濩之間則妄謂或可庶幾耳

吾師以高世之行而文之以學術不肖輩所以傾心而  
宗仰者非以出自門牆阿其所好也邇來風尚雖稍異  
昔時然其樂因循而憚振勵喜承事而惡矜莊匿本情  
而尚浮僞工擠陷而眩名實習氣入人之深已痼難療  
一違其好則蒙媮施以不潔指夷由以攫金亦忍爲之  
卽如吾師而言者務以相誣則以此四端者爲之招耳



嗟夫嶢嶢皎皎之不免於世也豈獨今之時爲然哉

史記評林序

王世貞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語異者與旨未易通解以故徐廣韋昭裴駘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爲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京以前徃徃撫覈其體裁而濶略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爲之小牴而實爲之祖述者班

固氏也六朝駑綺靡母論非指嚮所在途軌殊矣其最稱能尊史記者母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步陽爲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明與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淳倍屣往古而其能爲太史公者邇不出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彬蓋至於今而闡闡其詩操觚之士腹笥吻筆亡適而非太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訓詁之家所傳聞異辭苦於不能徧而習者不得於事則姑傅會以文之不得於旨則姑穿鑿以逆之昧法

於篇則姑揜其句脉法於句則姑剝其字膚立者持門  
戶皮相者務影響栩栩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  
轍望砥柱之杪而背馳矣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掩  
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際叔先之矣際叔之爲史記  
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薦其人則自二漢以及嘉隆  
無所不附載而時時旁引它子史以已意撮其勝而爲  
之宣明蓋一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瓌寶於  
肆而探之也自今而後有能紹明司馬之統而稱良史  
至文者舍際叔奚擇哉或謂褚先生之續武紀與他傳

也胡以弗刪也曰際叔狂述者也非任刪者也其既已知之母嫌乎武夫之滄壁也然何以稱評林也夫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志評也其於際叔取志焉可也

徐天目先生集序

王世貞

徐天目先生者故江西左使中行也家居天目山之陽因自號天目山人云先生卒豫章時其遺稿多散佚而吾弟敬美走治喪事鳩之僅得十之六以屬其門人郭造卿蓋三載而始致自造卿所張司馬肖甫時鎮浙爲粹行之從子詠輩謂知先生母若不佞宜有序不佞故

已倦筆研且聞之策諸生者云天下蓋有文章之士  
吻而談先秦節韻而卑大曆一操棗則謂千古盛事一  
語稍合則謂靈均以乘此秘未覩意味偶同則嘵嘵然  
而謂努力中原鞭弭當世始而倡之者一二人既而和  
者數十人又其後人人能矣其言人人能者妄然竟以  
是獲時趣人以誚不佞若豈其一二人人耶不佞老忽  
忘前語于鱗或有之然此一二人自于鱗外不先生當  
亦不佞于鱗歿先生今又歿而不佞復序先生集亡論  
卽不能爲先生重世用是見訾詆卽序之而疇信之詠

輩曰不然微夫人而知家先生者不加益也微夫人而不知家先生者亦不加益也毋論家先生倡第吾子倡而家先生和誰曰不可且吾子之善家先生天下莫不知奈何以一時嫌而避弃其生平不佞無以應乃謂詠輩何俟余言子之家先生摧文辭而衷者無過何信陽裨其大略曰鄙人之言何知文士徃徃鮮行遂以槩天下賢者謂不得與節義齒則投管歎之士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鴻猷潤色洪業又次閱時政得失主文譎諫勸戒所由昭焉節義其一支耳何言不得齒

也則彼所稱士之能文譬之農服耜工之貿易其本業者抑何重輕懸殊也夫先生雖要於重文事至乃高自矜詡黨同伐異相持據而不能相下如彼所稱斷斷乎無之不佞與先生友三十年生平無移市色不作仰天眼卑異自牧汎愛容衆親仁煦煦其所遵苟一能操染卽傾心事之不必均符也得一當心語卽激賞而進之不必盡同調也巳有所結操出而合乎古卽歎然曰吾尚未敢當執鞭進而古人所未經道更自疑曰得無離乎亟繩之二子以故先生於文章有實勝而無名高今

其集具在諸詩減發情止性喻象比意或清而和或沈而雄緩恣促節變化種種然以引於左準右繩無弗合也持論之文辨而不激敘事之文峭而能潔發意之文暢而歸典不知於西京何如東京而下當無復有賢於先生者且夫靈均不爲近體而先生與于鱗不爲騷則終始不相覩已何言未也夫鉅釘古文奇字期駭目洞心而止以此苛責于鱗或有之先生集具在籍令坦腹而受彈射焉在中酌嗟乎如此而又何難倡焉先生爲文名家餘三十年然天下信其人不以忌故而廢其稱



長者歿之日不能周棺殮其鄉人哭於鄉所後先治吏  
民哭於其地客被一顧盼者趣而赴哭於喪咸若一則  
文士鮮行所三歎於信陽氏者先生深旨哉語有之與  
媿爲闔孰知其故命夫驟貴者有所齟齬示舍而傳絳  
灌之樸以自植趣好者增樹牙頰肆言而挫相形之敵  
以示親此故也夫安能不一辨雖然先生之茲集行天  
下後世要必有皎然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爲乎言哉  
余贅矣余乃贅矣

萬姓統譜序

節文

王世貞

蓋自唐宋而來其譜姓母慮數十家而吳興凌大夫始  
合而爲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  
附焉凌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  
然而毋胥戕賊也介然而母至爲禽亂也於世道將小  
補哉雖然執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凌  
大夫名某壯而解郡綬歸而著書成一家言茲亦其卓  
然者

凌玄旻赫蹠書序

王世貞

王子曰蓋余嘗爲吳興凌大夫敘書牘云居數歲而徇

爲大夫孫玄旻序所謂赫蹠書者何以稱赫蹠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裹藥二枚赫蹠應劭驛曰薄小紙也玄旻之爲書大者數百十言矣稱赫蹠示抑也夫何以再爲凌氏敘書牘也凌之先至玄旻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玄旻與大夫最著度玄旻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大之不能杼冊素細之不能說暄涼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覲是以筆爲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筆爲口也故

夫他文之爲用方而書牘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爲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蓋玄晏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之赫蹏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卽一旦不諱誰爲定予言者夫玄晏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予之倍年而長玄晏者何覲哉雖然子產蕞爾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事爲賓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玄晏多賢豪長者

游有所折行而專之者寧非苦贖力也玄旻卽不盡假  
是以爲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玄旻者要在是乎哉

贈別汪惟一序

王世貞

新安汪惟一生毀家而業古文辭嘗以師禮禮故人徐  
左使子與已北走濟上禮李觀察于鱗如子與已又東  
走吳禮余如于鱗余固謝不敢當而是時惟一所推賢  
者汪司馬伯玉所慕說者余弟臬副敬美及吳大叅國  
倫已又久之而子與卒官江西惟一自家奔哭于江西  
弗及則又奔哭長興之廬歎曰何以報夫子地下走謁

余叩頭以子與婦之命請曰願得子一言以文麗牲之石余謝不敏謂惟一嚮者吾入雲哭子與業許之矣待其家以狀來夫豈唯余言將七尺之蟲負與書力任之則又謂惟一如斯而已乎曰不佞歸而以墓中之石請吾司馬如斯而已乎曰不佞之俟司馬有成諾也治舟而之江右謁臬副以傳請溯江而上至楚謁大叅以誄節及不佞之未辱螻螻而有以復夫子也蓋惟一之留余里者且兩月而子與之初稱子者自以子去而其子來稱嗣孫者少尋畏其大母妒又無所謀狀久不繼問

惟一內煎迫舌爲焦卷謀復走長興趣其家狀且行矣  
一時諸友生義其爲賦詩以贈余聞夫揚子雲卒而葬  
安陵坂上所厚善獨沛郡桓君山弟子獨鉅鹿侯邑君  
山爲歛諸公賻起祠塋邑負土作墳而已亦未有以文  
之自楊太尉景謁者袁三老王封丘輩之歿諸門生故  
吏乃稍能於所謂麗牲之石爲辭以紀而碑陰則皆識  
其門故名氏以昭示永永且以愧夫翟公之所謂交情  
者至崔子玉之傳張河門蔡伯喈之傳橋太尉陳文範  
郭有道則爲之後者或其徒又能以天下之文文天下

士其文與其入兩相待而成其朽亦難矣哉千餘年而得惟一也然子雲之厚善獨桓君山其門弟子獨侯芭許其所受益於子雲者不啻深而所報僅若此子與厚善滿天下其束贄而稱門弟子當亦不下數十百人而今乃僅一惟一何也顧其所受益不過詩酒談笑之緒非有太玄法言之受而惟一者得墓碑不已而又欲并得夫志銘傳誄以慰其師地下所稱報又何如也王封丘之門人有杖而斬三年者其徒或以爲過惟一寧爲三年跡而已乎惟一一行矣諸友生業賦詩以義之故母



乃曰市義哉則非余所望也

賀大司空印川潘公治河功成序

王世貞

潘公之卧吳興三載所而天子思公治河功俾以故節  
撫江右久之入爲少司寇未上河復奏決詔起公爲御  
史大夫領左司空以軍興法治河得便宜從事諸河隄  
使者自青墨而下至黃綬皆聽約束公乃大集羣吏而  
詢之曰今者與若治疇亟也夫漕河之有南北也淮實  
鬲之其北自徐而南抵淮則皆受黃河之水黃河溢而  
旁決則淮以北皆魚而河之故道細而不能漕淮河得

黃河而浸益巨其尾闈洩於海而旁入維揚之漕河其  
半受淮之水尾闈壅而不時洩則旁入者怒而潰淮以  
南皆魚而河之故道與決田共而不能漕今者與若治  
疇亟也或對曰北河決而河涸不能漕也姑棄之其決  
可漕也則加導焉淮挾黃河而下莫捍也將爲支河以  
殺之乎尾闈壅矣其泥百里誰能堯而畚鍤也將別爲  
道乎公歎曰不然棄故河一棄不復也因決而漕易淤  
也開支河河不行也別道海鑿空不易也吾其先疏  
尾闈乎則又以堯而畚鍤難之公乃操輕舸循海口周

覽而歎曰吾得之矣夫河多潰而不入海者海以淤相  
逆也河性猛而不能決淤而入海者以多潰而力分也  
欲疏淤則莫若使河順流而力專欲河力專則莫若高  
堅其隄捍欲防河之善潰則莫若於隄捍之外爲遙堤  
以郭之使潰河有所過而歸於一議者塞公乃偕督漕  
少司徒江公具以其說上請 天子覽而是之與今相  
國張公謀下其疏大司空大司空熟計利便上報可公  
繇是大庀郡國材力盡淮南北而里分之謂郎中余君  
汝率若屬維是淮北朮源古城之南隄及增築之决口

塞之當爲壩若閘者治之謂叅政龔君汝率若屬維是  
徐邳之役視如余謂叅政游君汝率若屬維是靈睢象  
山徐州之役視如龔謂臬副張君汝率若屬維是沔源  
之北岸至徐州南岸役視如游謂臬僉朱君汝率若屬  
維是睢寧之南岸役視如張又謂郎中張君汝率若屬  
維是淮南高家堰而北出閘沿淮之隄增治之决口塞  
之當爲壩若閘者築之謂主事陳君汝率若屬維是清  
江浦之役視如張復謂臬副張君汝率若屬維是淮安  
之新城北舊隄柳浦灣高家嶺之役視如陳謂臬僉史

君汝率若屬維是實應之役視如張謂楊守虞君汝率若屬導高廟至儀真淺謂淮守宋君汝率若屬治汝郡之閘若壩旣僞工公乃偕江公往來拊循之諸君亦自勉與吏士分功版築間不浹歲而告成事大約省費計初額減十之五役夫數十萬無饑寒死者河率由故道迫於隄而不得潰則專力以之海海若埽而闢者河得海則不移怒淮以南諸州邑之浸盡出而爲南畝天子嘉河之復也與歲漕之登額也特進公大司空加太子少保予一予官賜白金二鎰而殺文幣四各有副江公

遷如公故官而余君游君輩亦以序受顯擢諸吏卒褒  
賞過望於是二三君子相與稱公之石畫而荷公休以  
不佞素習公走幣數千里徵言以爲賀公後先凡三治  
河河功輒就而其再治而再報罷也不佞寔以前叅政  
馮君輩請而贈之言今者何能辭不佞蓋三復公疏而  
歎曰純臣哉潘公也公之最後命加重矣天子委河政  
公舉大司農水衡賦而聽之卽公胡不捐數百萬金錢  
以因決而爲新河張大其功伐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  
潘公河也卽又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別鑿尾閘之口

而張其功伐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通海道也歷歷焉卽故河而惟左右隄之是飭卒之河海之壅闕而漕不病乃其告成事不過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而已推公意寧不獲以其身常上賞不欲使國被實費而河卻實利於戲豈不亦皦然純臣哉不佞嘗讀河渠溝洫諸書終始西京二百年所治河不過能避河害而已自用守畚係言而山東之餉罷未有能引之爲利者夫以孝武之暴悍必罰而汲黯鄭當時塞瓠子之決輒壞而罰不報其後使者王延世塞館陶金隄之決功至微

數耳賜之秩中二千石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甫二歲而  
河復決大將軍鳳言之而不以謫延世及再塞而復拜  
黃金之賜如昔彼其蠲罰崇賞視軍興令獨天淵殊者  
豈有私故哉以河變無形而功不易也今公所告成事  
不唯去河害而長有河利且天子坐明堂享六服威無  
所不加而肺腑喉咽之地得潘公爲之植公縱不自名  
功所棄賜毋論延世輩又何下陶唐之於妣氏哉不佞  
竊謂公之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則百世功也  
聖人復起不易矣諸君試以賀潘公且質之



羔羊居士飲中八仙歌跋

王世貞

羔羊居士者名升逸老其字也宣和中嘗以草書進御得官此卷少陵八仙歌暮年紛披老筆有懷素揚景度遺意乃其字逸老遂欲弟視右軍何也得非所謂騎羸駸駸欲度騅駟前耶楊用修識其意第疑其爲南唐王文秉則大誤矣

仙奕圖跋

王世貞

仙奕圖今在張伯起家初無冷起敬題款止據張三丰一跋爲二仙遺跡故見重耳然跋內稱與宋司戶參軍

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覩唐李思諱將軍之畫按彌遠與孟頫生不相及復稱以此圖奉送太師元老淇園丘公而末云永樂壬辰三丰遯老書尤可笑攷壬辰爲永樂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上遣胡忠安訪三丰於武當則先期已隱化矣七年己丑丘淇公敗沒於遼北全家謫海南矣豈有至壬辰而三丰復出淇公更生者耶都太僕號博浹而此易事不能辨何也

簡按三丰全跋載宸澤長語觀弁州之辨則所云至元中游霄川固自難憑

顏魯公書竹山潘氏堂聯句跋

于世貞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孀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顯須者於公爲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適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真犴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頽頽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寔載之目錄而考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熙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鑿定按緝熙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宛然能無邯鄲子輿之

惑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盃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光堯  
懸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折洗去之小米能別嘗不能  
別所以或爲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秘殿章識耳此  
事與楊少師神仙起居法極相類晉府圖書則當見於  
於恭王以永樂之籍入紀綱手而後佚之如高克明雪  
霽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旣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八  
法與寶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爲黃長睿也

題僧梵隆畫十大阿羅漢卷

王世貞

袁汝陽歌謂梵隆以畫名一時思陵稱其與李龍眠在

仲此卷畫十六大應真及山神羅刹後貌龍虎之類行  
筆極精細古雅而精彩煥發一展卷間恍然覺此身如  
入五臺國清與阿羅漢對語眉睫鼻孔皆動吾不知於  
尉遲乙僧吳道元如何信不在龍眠下也獨惟此僧筆  
妙絕乃爾而畫譜不詳不審其故題語多宋元名僧是  
石霜趙州捧喝派後三跋出武進薛應旂太原王道行  
與余雖頗撻拾禪門礫屑譬之窮措大把刀箭手勢不  
似也

題梵隆羅漢

王世貞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六十有無功成行圓却  
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阿羅  
漢汝在何處咦卽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孔毛裏  
覓之畢竟不得無可奈何而已

再題梵隆羅漢卷

王世貞

後考得梵隆字茂宗號無任吳興人思陵極喜其畫見  
輒爲品題之其白描人物山水皆師李伯時氣韻小不  
逮耳真吾九友齋中方外佳侶也

題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王世貞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數  
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景當是  
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書此辭適嘗  
勁媚却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宇馬太常紹  
榮竭蹶而趨仲溫尚不至邯鄲步馬初冒周姓後始復  
故余病疴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史載元亮與彭城  
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時謂之潯陽三隱元  
亮任真樂天真跡隱顯故當推爲龍首遺民跡挂塵外

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於此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跋

王世貞

右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母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卽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少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窞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雌足又有劉文成象文憲胡文穆三詩皆名手而首則



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絕佳當時劉宋題後歸大紳而  
文穆始題之耳後爲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余故  
人也自皙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詩亦雁行歿可二  
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余噫在人間世作太白  
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余何所與爲成二歌題  
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

書趙松雪集後

王世貞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  
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画也

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沉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行押則趙于三王遜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置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畫則趙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在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三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袞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丞相伯顏德一章中所云輿地久已裂車書當會

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顛顛蒙鳴呼元誠而親主宋社誠屋伯顏誠賢有功豈而所宜言者何有胥無心至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趙松雪墨蹟跋

王世貞

趙吳興擬古五首尖利適逸出入李北海所謂本色書也趙有本色書猶沈啟南有本色畫第非最上乘耳然結法無一筆失度要之極真無可疑者末一札稍自放逸以不經意故佳耳書辭却可咲稱無等僧錄吾兒無等者僧字也然前後自署名唯謹至吾兒二字輒提上

蓋公篤於佞佛其夫人管氏致書中峯和尚稱女弟子而公所度墳庵僧卽拜公爲義父以故書辭中皆僧俗兩家事使世眼人見之鮮不以爲贗者第果贗筆却不作理外稱謂也

書趙松雪手書十五詩後

王世貞

趙吳興自謂此十五首不讓唐人中間致語如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平生能着幾緡履負郭何須二頃田白露已零秋草綠斜陽雖好暮雲稠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

老望旌旗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其用意  
使事間出唐人表所以不及唐人亦坐此若書法則密  
不掩態媚不勝骨上可以入大令室下亦踞北海客右  
矣據題延祐五年書付從子玠是公爲翰林學士承旨  
最承恩日也蓋六十有四歲矣以故書法入化境如此  
跋尾子俊者玠父也公集中有倡和詩其書如玉謝家  
子弟雖散髮躡屣亦自有富貴門風

趙吳興管夫人仲穆三札跋

王世貞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各有寄中峯禪

師書一通吾弟敬美得而寶之又爲志之計中峯所得  
趙公家竿尺故不止此公行狀稱元延祐帝及太后愛  
公翰墨有應制則命管夫人與仲穆副其體而藏之秘  
閣曰令後世知子昂父子夫婦皆工八法也人王法下  
後先欲得公筆作藏寶第公一瓣心香則寓幻住庵又  
矣逃虛老人何用復嘵嘵爲空閉飾蛇足然老人書然  
自道婉堪與幻住守衣鉢惜署尾失計稱青宮少師

趙吳興詩蹟跋二首

王世貞

趙吳興詩落句云梅花心似鐵此老恐未渠能爾然其

句法之遒健與結筆之勁挺鐵恐不如也陳生強我題  
真佛頭拋糞赧然久之

吳興肇窠行草道逸飛動似米顛而骨勝之然不可更  
過過則班彥功矣落句云白鳥忽飛來青天一片雲殊  
稱是

書趙吳興真草千文後

王世貞

永禪師書真草千文後先散施江左僧寺蓋千餘年而  
余於會稽董文玉侍郎家覩八百本中之一本自恨此  
生如值阿閼國一見不再見今年在敬美弟處獲覩趙

吳興此紙所謂煥如神明頓還舊觀者非耶其結法道  
緊圓潤工力悉敵而波磔之際徃徃鋒鏃中發異趣酸  
餽之氣爲之一洗跋尾皆國初名士如宋承旨父子王  
待制胡山長蘇太史吳殿學各腕中有眼者然不肯作  
僕此狂語僕老矣後必有以爲知言者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跋

王世貞

余生平好靖節之爲人而不能忍饑又不任負耒中閭  
強顏一出蓋望而愧之獨於其文章雖愧之而不能釋  
手今年春得此卷於幼子以爲二趙名筆謂千里畫子



昂書也畫中草樹俱秀發而人物尤精雅有生趣當是  
北宋筆何止千里若子昂則紛披縱放老手出入北海  
不復尋山陰門逕矣署尾稱延祐七年八月書於杭州  
鹽橋寓舍考之傳公以六年自學士承旨予告還還三  
年而卒其時蓋六十七亦可以書此辭惜小晚耳題畢  
重爲憮然

黃鶴山樵雲林小隱圖跋

王世貞

黃鶴山樵王叔明爲錢塘崔彥暉作雲林小隱圖叔明  
所長在重巖複嶂楓丹栗黃宏麗之致耳而此圖則清

遠滄鬱大有北苑襄陽妙致驟見之以爲大痴老人又  
疑老人不辨是也圖後意似小未盡問之王百穀云猶  
及見全本蓋少有滄瀾爲裝師裁去耳題署者僧泐季  
潭叔明旣手書所撰雲林辭而同時爲辭賦記敘詩歌  
者凡廿七人多佳士而余所知僅山陰王裕金華蘇伯  
衡始豐徐一夔嘉興鮑桐廬俞和臨安錢宰會稽唐  
愚士而已沈道禎戲謂余惜不及文待詔生當一一爲  
考以報蓋待詔寧能許勝國先朝士大夫始末故也歸  
而書之以志余慙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王世貞

叔明乃文敏宅相故於丹青獨妙冠一時余所見多矣其向背出沒皴點分埋小不無虔禮之恨獨此卷最爲超絕曉色初動湖翠山紫直撲人眼睫間其樹皆作白蓮社中法尤見古雅非近峯數拳斷以爲摩詰不亦公譽矣嘆賞之不足故歌之而仍題其後

題聚芳亭卷後

王世貞

吳興山水號清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宛洛而自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間以故典考所謂亭館

以披翫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爲園於白蘋洲而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牟端明子才爲園於郡宮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弁陽公謹雜識至元時閔提舉介甫爲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後先廢而獨介甫能合一時之知詞翰者爲之記若詩其七世孫少保莊懿公又能求故李文正公爲之顏其端而志其殿以謀不朽亦可謂能世業也已莊懿公從子宗伯公婁起爲郡冠帶著姓今其居雖少徙而喬木鼎舍固照映菰茗間諸

孫一雀輩又擬余片言繼其後嗚呼天下之至不易久  
存者人耳其次則亭館卉木耳然余割故欲求亭館卉  
木之跡於其墟而不可得得人之片言而若新何也毋  
乃所恃以久存者又人乎其亦可慨而思矣

凌中丞書金剛經後

王世貞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  
始有書釋經典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  
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  
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窠有結體得臨池

三昧蓋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爲善  
護念善屬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爲題數言于後 若不  
見真相願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願以施比丘若得見  
真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跋

王世貞

昔人謂右軍書黃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  
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蓋  
兼之者也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  
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

用筆重翩翩若迅鶻金本筆輕微而秀媚儼逆姿態不可言此帖爲故中丞凌公所臨蓋全本也公仕仁宣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愾歎已已余來吳興公之諸孫工部君寶藏之而間以示余庶幾吾家石泉男之爲右軍太令孫者矣因識其後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王世貞

我輩歷落崎嶇人無所不可饒作循吏如西門豹不免落褚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嘵嘵鳴其不平

豈真有不足耶爲之一咲

跋送徐長谷詩後

王世貞

余以己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飯是時先生甚健進肉  
餌兩頰經臑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兼正行  
體筆小儼然不甚踈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且云有異  
夢蓄之十年與先生爲蓬萊之契方厭句曲多人事而  
史少卿際來迎煉藥于玉陽山房當以七月初赴徵仙  
翁貌云蒼頭寔見之髮雪且禿而色渥丹問其年云百  
三十八矣楚人嘗舉戎化間進士至大叅余甚異之七



月而先生書來告如約余因爲二律詩以贈具人舟導  
先生汎太湖而北過玉陽山房會余有錢塘之行可半  
月許歸再訪先生則捐館戢身一木矣不勝駭質先生  
之子云抵少卿所一夕暴下而所謂羅翁者絕不來叩  
少卿則亦未嘗迎也先生意憤憤輒發輒病利增劇然  
病中作答予詩一章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屬其子曰  
爲我持謝王君俄而不起矣余後遇董尚書吳叅政唐  
比部皆好談養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倣  
尚書筆爲薦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

人且百三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羅事不足  
深論獨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刹那間者而余  
與先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爲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緇素  
索書二詩乃爲記其事而志余感于後

跋蔡侍郎詩

王世貞

子木於余爲先達而齒位不甚高故於燕中詩相規酒  
栢狎也此卷距今二十有八年其捐館亦十二年矣覽  
之不勝山陽之慨

跋吳峻伯詩

王世貞

峻伯爲比部郎時與余同舍長夏無事盥和筆精遊詩  
此一卷詩時得清語但謝未去偏耳書法亦豈好但骨  
未離弱耳當是時峻伯名甚盛却折節於余與于鱗山  
東以後頓長一格後官漸高不復能爾也初夏曬書爲  
手裝藏之時峻伯久捐館季子稼登翩翩起矣

與徐子與書十四首

王世貞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踟躕道途黯然而語更  
謂未盡舟次拜一絕之賜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自吾與  
子邂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諾爲一千鱗寔九合之海內

名俊豈曰之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曾未幾時茂秦却  
輒於鄴下公賚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逝矣吾子倘遂  
分司于鱗子相不益孤耶秋風蓴鱸政自漸迫僕非不  
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知我益稀不得不  
悲耳明春買舟候子於吳宮之側大劇醉也

書來且讀五言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廢其可  
望第某此身尚在羅網間雖滄冷咫尺就釜則易耳更  
憶招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吾涕淚  
者怪哉比得臥謀一日便了粗有餘日汎瀾前典區區

得失不足復掛齒頰第世事如此寧唯剝牀宇宙雖大  
無復着眼足下胡何谷永有云萬里之外以身爲卒處  
一旦傷尊慈強伴自歡然中多憊憊不下耳

僕東治莫州牘得足下道書良慰諸詩大奇勝燕中汶  
汶故若二手計茲時已出嘗來活吾吳民矣于鱗王我  
於邢也手刺廉調蔡姬苦玉卮爲壽醉分十二體各賦  
之至郡樓詩成覺太行嵯峨作欲壓城狀旋於黃榆馬  
陵置頓且命駕矣風雨如晦流潦縱橫直妬我哉秦中  
之役乃其人乍開眼當復盲爾不然海內如某者而猶

令之躑躅糟食之餘耶業爲老親不得遂挂冠昨取先  
後稿大芟洗得賦一卷四言古一卷樂府三卷五言古  
三卷律四卷排律二卷絕一卷七言古二卷律三卷絕  
一卷雜文十一卷凡三十餘萬言足下以爲何如道經  
吳門可屈使者尊重一訪仲蔚蓬蒿否吾刻其詩未完  
先上盧謝集高士贊外疏稿三冊足下莫或須之否  
予相爲致足下書及詩因具起居之詳案牘良苦髮都  
白耶僕亦有二三十莖許變者衰態侵尋故不免作有  
情癡耳晨見燕中信僕乃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歲復

着黃皮袴褶稱主人長槍大劍中真爲羊裘所咲且從  
家君處覓過殘歲便之鎮矣子相無恙詩思似小衰止  
大抵避名其如吳狂何哉

青州稱小康刀筆之暇性思益竒但欲作送徐汀州詩  
輒爲它事所間不復成語竟不知何祥也

吾與足下旣無奈世人何獨闕此身在耳六詩俱入妙  
境乃是病令草滓盡去吾比以清明掃祭感愴之餘日  
爲濁醪所驅都無復致勉爾酬塞不足存也

野人無復世念所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

吾吳往返官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恙也

九月中游陽羨諸山問之士人云從此而道長興八十  
里殊自悵恨不早爲日以要足下也

嘗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復善貧山田稅益少  
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云爲客作嶺外書人至  
七十函頭目岑岑竟父胡自苦乃爾

不佞寄理吳興僅五月幸不爲吏民所厭惡水災一事  
極意區處聊有次第月俸悉送官助賑不免資家庾矣  
近爲臺檄人省猥用巡務相苦覺少妨吟嘯歸興鬱滯



足下過採與人之言而從吏我是欲我車生耳也日來  
不覩足下詩長江大別吞吐天地秀氣胸中久矣何時  
一發破我磊塊

遂初之後事事勝作宦所慮非政府指不能置我於度  
外耳伯玉留當亦請告兄益孤奈何造物者頗汲汲我  
輩第文士尚未脫陽九若登匡廬頂上有朗照而蒙氣  
下蔽所可恠也

示新稿讀之雄辭麗字層出而饒氣槩或中稍有蹊徑  
者小訂之卽堪入梓不佞一序便是岑樓寸木何足增

高而卷卷於伯玉兩言者欲破世人標榜之疑也然無  
乃蛇而足乎哉子相專祠足徵友道不墜非足下不能  
作此振人眼鼻事僕亦安敢居薄立就一碑辭付去力  
或可相籍不朽耳

三日雨客小稀遂能草鸚鵡賦以語此鳥卽展翼歌舞  
冠中五萱花盡聳備極美俊促喚尤叟爲傳神書此賦  
以貽足下如携過豫章與德甫用晦諸王孫共和詠之  
此間亦當邀吳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園書樓成  
縈不容唾悉徙諸書名畫古器充之披覽之餘焚香燕

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襪襪客足死矣足下方被  
張君嗣苦見之爲撫掌一大笑也麗人計亦當侍行幸  
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丘結語亦可暫充例  
耳

弁園泉石花竹來近人而爲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  
之此段碌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  
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  
賈杯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快事一爲  
俗子所媿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卽易擺

脫奈何奈何

與吳峻伯書

王世貞

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落寞殊不足辱長者第閉目掩耳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丈夫所堪侯旣已灌浮苦海不得不爲足下預憐耳鐵網中十年珊瑚一旦披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悔暗投僕亦何敢自外幸少寬其期旬日後可上也松蘿之裝宛爾高度吾東吳菰蘆人敢仰觀足下緣得浮家泛宅往來蒼霅間此段非不長足下同之矣

與董宗伯書三首

王世貞

長君來拜領盈筐大貺捧讀教劄累數百言至弱端見  
贈長篇并枉訪返棹一律題山園二律格調高爽辭古  
雄麗無論遠邇開元而備後逾情使蘇瓌棄餘均薦蘭  
蕙昔任彥升不惜齒牙餘芬借引後進昌黎題長吉壁  
欲驟令得名操觚之士以爲美談貞之薄劣乃兼得之  
忤喜狂發不知所裁第留尹之補非繇時私乃是奪我  
丘壑就彼樊羈耳方以心跡未白上疏控辭倘不得請  
恐竟成狼狽日夜憂之計無所出而猥蒙賜賀固我老

伯通家丈人至誼非衰劣所敢承也長君在駕時適有  
州大夫會次辰以先忌東歸躑躅丙舍雖一獲叅承遂  
缺杯酒之敬怒如調饑不揣奉酌排律一和返駕小律  
一自愧續貂不能掩帚唯有以教削之爲幸各園大厦  
神仙官府迫於私冗未獲展摠衣之誠無繇竊窺其盛  
數也如何

世貞不自量其骯髒項尾妄欲偷安此身方外人  
來於生平知舊一切簡弛乃至通家尊宿肺腑所切如  
我老伯者亦僅一私起居於元駮學士不能馳阿段修

竿尺而賢器長兄則儼然以箋教幣貺捧誦之餘既  
然喜且慙然愧心也道體健勝造物所篤視履飲嚼劇  
談久坐神明愆溢足以暎帶少年數輩而來示忽復有  
疲羸之嘆豈沈昭畧所云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耶嚮者  
獲奉几杖山園諸亭館泉石之勝便是欲界僊都小有  
洞天然此猶作外境觀今謂更剗別館遠以流泉深居  
兀坐擬跡頭陀倚榻長吟飾巾待盡夫此飾巾待盡卽  
是不作壽者相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無生至理要從此  
閑研出虛極靜篤先天自露惟我老伯恒存之而已世

貞雖示却家累尚以家故旅謁公府而於長公處不能  
一伸杯勺之敬能無爲達者所咲

邇審賢器大行公以使事南歸令孫祠部兄將以起色  
北首而我老伯方膺難老之錫優游於上豈惟天倫之  
盛際抑亦人文之極觀也冬初見醫士盛生道老伯微  
爲骨鯁所苦因而咽中氣壅頗碍食飲凡六日而解今  
得大教果然蓋外來與內召其病形雖同病去卽復固  
不可同日語也所喻靜中爲雜念所擾不能綿綿若存  
此是多劫夙障受生本根加以居平耳目緣染豈能一



切斷盡唯在求所以勝之令其有起輒覺熱則漸息耳  
貞所謂病人說病方當不滿和緩一咲也九月間常德  
喻君見過其所遣乃地仙薛翁於衡山中授法頗極簡  
易然行之者十不五得貞幸而三日得之一月間周身  
殆徧亦自快暢第以家弟聚首人事旁午米汁綠誘暴  
卿見陵十寒之暴漸爾不耐今季方已遠尚平粗粝昆  
虫閉閔此其時也劉生所受似的但不知爲老伯盡述  
否

荅潘大司寇書

王世貞

舍弟來復拜大貺手書之辱公幾務千緒不忘故人而勤存之乃爾使我蝸廬涎滿雕虫氣王乃舍弟感公之知賴公之指教日津津不容口也至三四鄉戚公且烏而及之矣子與右轄行輒附通起居并所草芝林一律書扇頭附上計當已達弟避暑園居差有泉石花竹之趣左圖右書清醪芳茗時合其適第一念無明漏未盡又時時襪襪間之不得作羲皇上人耳公讀之當復拍寸思毘山精舍矣

祭慎子正侍御文

王世貞

嗚呼端公久領諸生河澗淵箸如土在列及捷公專百  
里蜚聲斷割膚敏如刃發礪入揆南臺百僚凡凡分  
大桁行行且止燿艷師尹使我多壘爲寇肺瀆爲民蛇  
虺邦之大夫民莫敢訾憂在宗社而顧其私臣  
臣身伏機燬我室廬褫我冠衣雖則褫燬臣心奚愧大  
明中天卻掃魑魅用公之語安公於退若流拱碧掖城  
環翠公於其間誦讀詩書縷若蠶絲老爲蠹魚墨池菘  
林以佃以漁君卿筆舌人乃畏諸或徵文獻蔽我皇明  
或采志牒寵彼山靈綴以已言附之姓名杜預沈碑楊

雄擬經伊余晚合公偶聲知帶水浮家十歲其期歲必  
一來來則移時季必一書書則問奇曰余鑿杯世氛甫  
謝不奉公問自春徂夏乃聞短造遽卽長夜遺魄雖寒  
壯心未化嗚呼黃金如山曷用鑄身三望八騶泉途曷  
陳公雖歿矣不歿者神千載菰蘆乃有此人

青蘿館詩集序

汪道昆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曆而下不帝  
波流隆則隆汗則汗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  
顧能詩 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

副以徐昌穀諸曹超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矣嘉靖則  
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  
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  
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  
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驛卒以  
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  
子周視中原亦首推穀子與子與朝明卿而父子相率  
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  
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

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  
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  
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  
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  
僅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  
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屢滿戶客奉不給則貸  
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至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  
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  
狹其所子者奢饗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

食邑也寔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  
世矣 今上卽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  
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  
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詆  
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趙文敏佛母圖跋

汪道昆

昔人品畫史者迺進迺難故騶從非難難于扈從扈從  
難矣參乘尤難其在車中胡然天帝難之難者色虎頭  
金粟天帝難名至若西極化人不可爲象無論難矣乃

今貌其始降赤而未孩諦視法身居然與法界等重淵  
以尺蠖出雲丹穴以鷲音中律豈亦然哉重以聖善端  
居椒桑周護凡諸進御靡不精良此非盤礴所能天眼  
在手矣莫廷韓懷此卷見客子方浴佛肇林陳几奉之  
偉哉千世一遇也要以諸相非相一切惟心作者得之矣  
吾其目遇趙叟其神遇邪